

汉语字基语法

——语素层造句的理论和实践

程雨民 著

说 明

符号用法

轱 轳(双斜线)内的拼音字母表示音位,如:轱轳

[](方括号)内的字母和符号表示国际音标,如:[葬][葬](在汉语中它们都是轱轳音位的变体)。

葬 遭 糟等无记号的拉丁字母表示拼音字母,或用于英语。

_____(底线)用于行文中,表示汉语例证,如:桌、桌子、这是张桌子。独立例证中的汉字一般不划线,需要指出其中被说明部分时才划线。

‘ ’(单引号)表示各种语言单位的内容,主要是一个字、字组或句子的意义,也可以指它们在语篇中所传递的信息。

“ ”(双引号),以及其他这里未加说明的标点和符号,用法均与一般书籍中相同。

例证出处

本书所用例证,凡成句的大多引自《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每一个例证后注的回数应该是各版本共同的。页数只能根据所用版本,以便于用同一版本核对,其他版本自然不适用。少数其他来源的例证只注作者和书名。自造或改动过的句子不注。字、字组、短语等不成句的例证,均不注出处。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员
第二章	语素和字 :什么是词 :汉语以语素为基础造句.....	苑
第三章	字组 :固定字组和话语字组.....	缘
第四章	七种语法结构 :字组和短语的构造.....	缘
第五章	扩展中显示字类	苑
第六章	语素是造句的基本单位 :音节数的重要性.....	愿
第七章	句子结构 :语序框架	猿
第八章	汉语中的隐现范畴.....	猿
第九章	修饰语.....	员
第十章	主语和谓语 动字	员
第十一章	宾语和补语	员
第十二章(上)	状语 :修饰状语和承启状语	员
第十二章(下)	导向状语 :语言单位的副字化	员
第十三章	后继语句和句末语气.....	员
第十四章	无主语句 :存现句 :是字句	员
第十五章	句群结构 :冒头句和束尾句	员
第十六章	汉语运作与推理.....	猿
附件一	汉语的系统性.....	猿
附件二	参考书目	猿
附件三	主题索引.....	猿

第一章 绪 论

录

对于汉语学界自从接触国外语言理论以来,在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辉煌成就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建国以来在文字改革,以及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各领域的系统研究和杰出成果,我一直怀有很高的敬意。同时,可能由于我是搞外语的,所以较多看到欧美语言理论也曾经历一个长期过程,才脱出拉丁语法的框框,逐步做到反映各欧洲现代语言实际。因此回过头来看汉语研究时,常觉得汉语学界太迁就欧美语言学理论。欧美理论中有许多不适用于汉语处,显然是由于欧美学者缺乏汉语知识而残留的,就像他们当年尚未认识欧洲现代语言时也曾带着拉丁语的成见看自己的语言一样。但中国语言学界都没有与他们较真。我既有这样的认识,感到有责任较一下真,说明汉语语言系统的运作与欧洲语言很不相同,但在反映人类认识与语言交流的能力上,却又是相同的,这正足以鉴证人类智慧的多样性,而与“孤立语”等含有贬义的描述全然无干。只有充分地解释了这些特点,才能使语言学的覆盖力更为全面。因此写了这本《汉语字基语法》。

我的想法是有话就应说出来,不应以领域生疏而有所顾忌。然而领域生疏毕竟是事实,种种由于不明情况而说话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务请读者,特别是汉语界同仁谅解。书中诸多与通行见解分歧之处,实系本人对语言事实的真切体会,发表出来是供大家讨论,既非标新立异,更无对人而发的意思。

员

我们在本书中不想多谈理论语言学的问题。但在这里还是要简单提一下语言与说话(话语)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分析汉语的结构,必须要有一个理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总的据点,才能理解具体的语言是怎样运作的。(此外,还有一个语言系统的问题,即如何理解汉语的系统性,有的读者可能不熟悉。但因为涉及较多语音和音位问题,与本书内容并不直接联系,而且对语言学家而言基本都属已有定论,故作为附录放在书后。)

人类天天要说话,可是对说话的实质却一直很不了解,只是把话语等同于语言。可以表示为:

(表一)

话语 \rightleftharpoons 语言

索绪尔奠基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出了以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为基本单位的语言的音义结构,这样语言有了它的“形式”和“内容”。但是因为结构主义是在排除意义(即“内容”)的原则下分析出形式的,所以语言的形式是清楚了,但对什么是意义实际上并无了解。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就是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仍然把话语等同于语言。可以表示为:

(表二)

话语 \rightleftharpoons 语言 $\left\{ \begin{array}{l} \text{形式(音)} \\ \text{内容(义,即意义)} \end{array} \right.$

这种不区分话语和语言的理解,必然地把话语的内容和语言的意义混淆在一起。所以不能解释为什么诸如以下一些句子会在同一形式之下表示不同的意思:鸡不吃了,既能表示‘鸡不吃食了’,又能表示‘(我们)不吃鸡了’。又如这菜不好吃,既能表示‘这菜味道不好’,又能表示‘这菜不准吃’,或‘这菜吃不得’(有碍健康),甚至在较少的情况下,如要用手指帮忙时,还能表示‘这菜不容易吃’。也就是说同样的语言形式能结合不同内容。更不能解

释为什么在受邀看电影时,说我明天有门考试可以表示婉拒,意思相当于‘我不能去看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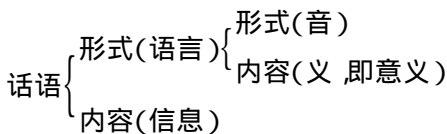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首先提出了“说的是 责,含义是 择”的解释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义理解”的途径。这样,对说的是我明天有门考试,含义是‘我不能去看电影’之类句子,有了一个理解途径(即理解途径,参看程雨民 1980)。

其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戴佛教授提出,“意义”要经过一个“人的因素”(广义的语境)所导致的推理过程,才到达“信息”(阅读则 1980)。这样,就为语句的理解(不仅“转义理解”,而且包括“直义理解”)中,从“意义”得出不同的“信息”,提供了统一的依据。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本来就是有意义的,具体说来有语素的意义、词的意义和语法单位的意义等。这就是以前语言学家所理解的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如(表二)中所示。但这些意义用于具体语境时会具体化或产生适合语境的新的解释,而听者则也通过语境从意义中推理得到说话人所要传递的信息。例如鸡不吃了,根据句首最可能的是主语这一语法意义,我们首先得出‘鸡不吃食了’的解释。如果这样的信息适用于具体语境,听者就直接予以接受。而如果有人在饭桌上主人还要上鸡时说这话,我们断定‘鸡不吃食’的理解讲不通,于是提取第二个可能的语法意义:句首还可能是宾语提前后的位置(第十二章中我们将对所谓的宾语提前作出不同的解释,这里暂用通常提法),而得出‘我们不吃鸡了’才是这句话所要传递的信息。这是一个以语法知识为基础的选言推理过程。同样,从这菜不好吃所可能得出的不同信息(见以上),则是以语素好在各种不同语境中所具有的含义,也即语素好的抽象意义在各种不同语境中的具体化为依据,而得出的不同信息。这是以词汇知识为基础的选言推理过程。

从意义到信息的推理过程,不仅解释了语言的理解,而且终于使语言和话语的区分成为可能。原来我们说“用语言说话”或“语

言是话语的形式”时,我们是用一个已经是“形式与内容结合体”的语言来作为所传递信息的形式。这样,话语区别于语言的是,它是一个双重的形式与内容结合体。可以表示为:

(表三)



对话语作这样的理解,意味着音义结合的语言是用来指点一个信息,使听话人领会到它,而无需与信息等同。戴佛常用的说法是语言用来“指向”(表达)概念,而不是体现它。同一信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意义来表达,“内容(意义)”和“内容(信息)”并不一定要在字面上一致,可以通过推理建立起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的一致关系。这样我们终于把话语和语言区分开来。

员猿

在不能区分话语和语言的时代,人们不免认为,表达概念的必须是词。其实,即使在欧洲语言中,也说不通。因为欧洲语言中主要词类的词都有性、数、格的意义,所以词表示的不能是单纯的概念,而是概念的综合体。那时人们又认为,句子表达命题,所以句子的结构必须等同于命题的结构。因此,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的必要成分,及物的谓语动词必须有直接宾语,等等。这些,同样地即使在欧洲语言中也并不都说得通,如俄语中的“无人称句”就没有主语。此外,不区分话语和语言还引起各种概念的争论,如:主语表示的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有结论的争辩,因为其实主语不是一个统一的思维单位,而是一个语法现象,可以指语言系统所规定的各种“述谓与述谓对象”间的关系。

区分意义和信息的观点,使我们有可能如实地分析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使语言表达思维的解释获得解放,不需

再受逻辑概念的束缚。具体说,既然我们无法说桌和桌子所指的概念有任何区别,就应该承认个别语素和语素组合都能够“指”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桌不能单说,桌子可以单说),是语言应用上的问题,与概念无关。表达‘死’这概念的种种字和语,如死、过世、一命呜呼等,既然它们指的是同一个自然现象,我们也不能说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说话人对发生在某人身上的这一自然现象的不同态度,属于语体上的区别,因此是语言应用上的问题。同样,在句子构成上,只要在理解时能够建立句子与命题的关系,知道说到的对象是什么,关于它又说了什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说句子必须有主语,一个句子只能表示一个命题等等。

另一方面,思维如何由语言来表达的解释也得到了解放。混淆话语和语言的观点认为一个意思只能有一个表达方式,每一句话都是不一样的,不允许互换。然而事实上,同一句话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说法,甚至同一个人,说两次也会有不同的说法,这是生活中的经常现象。不仅如此,不同语言之间的互译,尽管学者可以提出种种认为不可能的理由,在当前社会生活全球化的时代,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通过翻译可以相互顺利地交流,已经成为生活中无时无地不存在的事实。一个思想只能有一种表达,语言无法翻译的说法,是脱离实际的学究论调。究其原因,都因为没有区分语言及其应用,没有区分意义和信息,因此被一些应用中的细节,如个人特征、主观态度等所束缚,无法抓住语言交流中的实质问题。

员源

从上述观点出发,根据汉语实际,我们在本书中要讨论以下这些问题:

汉语以语素为造句的基础单位,汉语中并无“词”这样一个层次,汉语在语素层次上开始造句。语素和固定的语素组合构成汉

语的词汇。七种语法关系(见第四章)构成汉语的基本语法手段。“语序框架”(见第七章)是汉语的造句框架。语素在七种语法关系和语序框架的作用下构成语素组合、短语和句子。汉语就是这样一个结构规则十分简单,易于掌握和应用,而又表达力强大的系统。

第二章 语素和字 :什么是词 : 汉语以语素为基础造句

圆珠 汉语中的语素和字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具有意义的单位 ,语言学中常用的说法是“最小音义结合体”。因为是最小的单位 ,一般都是短的 ,但与音节数无固定的关系。先从英语词汇讲起 ,早(去) ,是一个单音节的最小音义结合体 ,因为它虽然可以分得更小 ,即分成 早和 燥但它们都没有意义 ,所以不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只有当 早和 燥结构在一起 ,构成一个音节 ,有了‘去’的意义 ,才是一个语素。而这个语素能单独用 ,所以它又是个单音词。泽(姐妹)是一个两音节的语素 ,因为若分成两个音节 :泽和 燥它们都没有意义 ,再分成个别的音更没有意义 ,所以两音节的 泽燥是个最小音义结合体 ,即一个语素。同时它又是个双音节词。同理 ,三个音节的 精燥燥(巧克力) ,因三个音节单独都无意义 ,所以共同构成一个语素。反之 ,责燥(印刷工人 ;打印机)虽然只有两个音节 ,但因 责燥(印刷)和 燥后缀 ,指‘人’或‘器’等)都已经有意义 ,都是音义结合体 ,所以是两单独的语素 ,而 责燥燥是两个语素构成的“词”。

汉语中语素也根据同样的定义加以确定。例如 ,来(来)、去(去)、书(书)等 ,都是单音节语素。鹦(鹦鹉)、玛(玛瑙)是双音节的语素 ,因为构成这些音义结合体的音节鹦、鹉、玛、瑙并无自己单独的意义。相反 ,来年、过去、书本等 ,因为构成的音节都有意义 ,所以不是双音节的语素 ,而各是两个单音节语素构成的

“语素组合”。

到此,我们可能已经发觉:汉语中的单音节语素特别多。圆单音节语素相当于一个方块字,但双音节或三音节语素却是两或三个方块字的组合,而其中单个的字没有意义。猿语素是“音”义结合体,与字的写法无关,它可以用方块字来表示,也可以用拼音字母、注音符号、国际音标来表示,从语言的角度讲没有区别,只是因为文化和历史的原因,我们离不开,也没有必要摆脱方块字。

我们在本书中讲的是汉语在语素的层次上就开始造句,不同于欧洲语言的必须先构成词,然后再在词的基础上造句。所以,本书可以称呼为“以语素为基础的汉语语法”。但这称呼太拗口,而且一般人不熟悉“语素”这一术语,不易接受。而汉语中“字”本来最常用于指“音义结合体”,如各种“字典”就都是从语素角度注释“字”的音和义的。至于双、多音节的语素,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其中主导部分,传统也称双声叠韵“字”,所以不妨称为“字基语法”。须说明一下的是,这里的“字”是就其代表“音义结合体”而言的,与字的写法所象征的意义,如明表示日、月的光照等无关。我们这里的“字”既然是语素的代用名称,所以也包括双音节和多音节的最小音义结合体,例如鸚鵡、瑪瑙、巧克力都算一个“字”。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有意义的语素组成的组合体,如以上提到的来年、过去、书本,又如巧妙、克服、计算机等,是“语素组合”,我们简称之为“字组”。

圆 什么是“词”和什么叫用词造句

欧洲语言中除了语素这“最小音义结合体”之外,还都有“能单说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英语中叫做 单词,法语中叫做 单。我语中叫 字。都译作“词”。欧洲语言中的语素,音节数目不一致,单、双、多音节的都较普遍。原则上语素不单用,必须由一个词汇语素

为基础,附上表示构词或语法作用的前后缀,才成为一个“能单说的音义结合体”,即词,作为造句的基础。只有前后缀为零时,或起语法作用的语素独用时,才出现单语素的,在形式上等同于语素的词。

词有自己的结构

欧洲语言中的词,特别是名、形、动等主要词类中的词,都有一定的构成规定,首先要按构词规则构成所需的词形,才能谈到造句。只有能单说的语素,处于零词尾之前时,才能单独用作一个词,如:遭~~灾~~(书)、责~~任~~(笔)、早~~灾~~(好的)、憎~~恨~~(写)。这些形似单语素的词,一旦处于非零词尾位置,如复数或完成体,就要带上词尾才能算个词,如:遭~~灾~~译~~灾~~责~~任~~译~~任~~憎~~恨~~译~~恨~~

如果是不能单说的语素,就一定得和别的语素相结合,才能用作一个词,例如~~念~~基本意义是‘念’、‘记忆’,它能构成许多词,却从不单说。例如:~~忆~~是‘回忆’,~~记~~是‘记忆’或‘记忆力’,~~们~~是以上词的复数,~~碑~~是‘纪念碑’或‘纪念的’。~~熟~~是动词:‘熟记’,~~可~~是‘可纪念的’等等。

语素可分三类,以上面已经举到过的各语素为例:~~念~~有词汇意义‘念、记忆’,故称“词汇语素”;~~重~~是个有‘重复’意义的前置词,~~复~~有语法意义‘复数’,~~使~~使词变成动词,~~助~~有助动词~~能~~(能)的作用,同时使词变成形容词,它们所起都是语法方面的作用,所以称“语法语素”;其他如~~构~~~~词~~~~意~~~~义~~,只有构词作用,这种作用也称“构词意义”,所以它们称“构词语素”,也属于“语法语素”之列。词汇语素有能单说的,也有不能单说的,语法语素和构词语素都不能单说。

在一个“词”里,基本都只有一个词汇语素。词汇语素前可以有一个或两个语法语素,称为前缀。词汇语素后可以有一个或几

个语法或构词语素 称为后缀。语法后缀中起变格变位作用的又
称词尾。

欧洲语言,尤其是形态丰富的,如古希腊、拉丁及俄语等,主要
词类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等,前缀是可有可无的,但
原则上都要有后缀才构成词。没有前后缀单独由词汇语素构成的
词反而可解释为含有“零后缀”或“内部屈折”,如: **赠**可分析为含
有零形式(词尾为 **赠**)的单数名词,即: **赠** **赠** (单数); **赠**可解释为
含有“内部屈折”形式(复数词尾体现于词汇语素内部发生的变化)
的复数名词,即 **赠** **赠** **赠** (复数)。英语中形态特征已经削
弱,零形式用得很普遍,但构词原则仍旧保持。在欧洲语言中,一
个词汇语素能与哪个或哪些前、后缀结合,它的变格变位采用哪类
词尾系列,都有明确规定,在词典中查得出来。也就是说,这些词
汇语素和前后缀(包括词尾)的结构是固定的,既不能单独说
* **赠**,也不能省略一个后缀说* **赠** **赠** (既不能任意模仿,如不能
模仿 **赠** **赠** **赠** 可纪念的),而把‘清楚记得的’说成* **赠** **赠** **赠**
赠也不能自由移植,如不能把‘回忆’说成* **赠** **赠** **赠** **赠** 虽然
赠 **赠** 确有‘回复’的意义。

也有含有两个词汇语素的,称为“复合词”,但为数有限。复合
词有的直接由两个词汇语素联合而成,例如: **赠** **赠** (书橱)、
赠 **赠** (马力)、**赠** **赠** (新生的);有的用一个构词成分 **赠** 连
接,如: **赠** **赠** **赠** (英美的)、**赠** **赠** **赠** (中日的)。

也有两个词以上构成的“词组”,特别用作物品名称的词组正
日益增多。但词组中的每一个词,都已受到用词造句规则的约束。
例如: **赠** **赠** **赠** (电子计算机)中的 **赠** **赠** 有后缀 **赠**
是形容词,所以可形容 **赠** **赠** **赠** (微波炉)中的 **赠** **赠**
赠 是零形式的名词,按英语造句规则可以用作另一个名词的
修饰语。

总之,词的构成都要受构词规则的约束,说话人很少对语素进

行自由组合的余地 ,比汉语中调配语素的自由少得多。

园园园 什么叫用词造句

举个简单的例子。以下几个词汇语素是汉、俄、英语中都有的 (为方便起见 ,本书中俄语例证均改用拉丁字母拼写 ,转化规则根据《牛津简明英语词典》附录中的“俄语字母表”) :

(园) 汉 :他 爱 这 诗

俄 : 他 爱 这 诗

英 : 他 爱 这 诗

汉语只要把这四个语素连在一起 ,就是句子 :他爱这诗。英语和俄语中就都不能直接用语素构成句子 ,必须先构成一定形式的词。俄语形态丰富 ,除第一个语素 他作主语时正好用零形式 ,所以表面上没有变动外 ,都要加上后缀。分别为 :‘爱’之后要加表示现在时第三人称的 爱 ‘这’之后要加表示阴性单数役格的 这 ‘诗’后也要加表示阴性单数役格的 诗 所以句子是 : 他爱这诗。英语却因为形态已经退化 ,有大量“零后缀”或“零词尾”的词 ,所以表面上较接近汉语 ,在本句中只要在‘爱’后加上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的 爱就可构成句子 : 他爱这诗。然而英语接近汉语却只是表象 ,实质上它仍然是有形态的。这表现在英语的“零后缀” (爱)不同于汉语的“无后缀”。“无后缀”是真正的 园而英语的 爱其实是有意义的 动词后的 爱是‘现在时非单数第三人称’ ,名词后的 爱是‘非复数’。所以现在时固然是 : 他爱诗 ,爱一到过去时就成了 : 他爱诗 ,人称间无区别了 ,却都要用表示过去时的 爱 再如以上句中的 爱 ,虽然也是 爱却不是‘数无关’ ,而是‘非复数’ ,即‘单数’ ,表现于 :在复数情况下 ,即使代词已用了‘这些’ (爱 ,名词却仍然必须重复用表示复数的 爱 因为否则 爱 意义就是‘这些非复数的诗’ ,或‘这些诗(单数)’ ,就成了自相矛盾的词语。这就跟汉语的这诗和这些诗有根本的区

别。所以说英语仍然是用词造句的，只是因为 翻 看起来像 园 所以给人像汉语的错觉。

正因为中国人比较最熟悉英语，而英语中具有迷惑性的零前后缀特别多，所以中国人对欧洲语言中的“词”必须有形态这一点印象不深，认为像上述(员)中的英语句子无非多了名词复数加翻动词第三人称加翻过去时加翻其他与汉语差不多。因此以为英语既然有词，汉语也可认为有词，其实这是误会。

圆 为什么说汉语直接用语素造句

但是，到此我们还仅说明了欧洲语言必须用词造句，还没有说明为什么说汉语可直接用语素造句。因为以上引用的汉语句子他爱这诗中，四个语素都能单说，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词”。若然，则他爱这诗这个句子只说明汉语可以不用前、后缀，正好符合西方人所说的“孤立语”，却没有证明汉语可以直接用语素造句。因此，关键是要说明不单说的语素也可用来造句，这样才和以上所示英、俄语中必须先构成词才能用词来造句，有根本的区别。

用例是到处都有的，我们暂且举这样一句：

(圆) 院里已有些凉意了吧？

这是句很普通的话。它由九个单音节的语素构成，然而除了有和凉之外，其他七个语素都是不能单说的。不仅如此，院是从主张汉语有词论者所说的带有“后缀”子的“词”院子中，因后面有了后置字里，已经满足双音化的条件，而解脱出来的。而且看来只要条件满足，解脱是很自由的，院中、院内、院外、里院、外院，都随便说，可见不单说的院用得很自由，所谓的后缀子也扔得很自由(可见不是后缀，因为后缀是不能随便扔的)。已也是从已经中脱出来的，因为反正后面又有一个单音节的有。些和其他量字一样，有个特点，明明是一些、一点、一个，却常把一省略，剩下解释不通的些、点、

个,而且时常不跟自己修饰的名字连读,却要附在前面无关的字之后,仿佛有意炫耀自己的独立性,如:已有些凉意,买点小吃,讨个吉利,吃条大鱼。凉意是通过修饰关系由两语素组合而成。了表示时体意义,该是“后缀”了吧?然而它却与动字有隔离,躲在名字性的凉意之后,所以又是独立用的。最后是个表示语气的吧,附在整个句子之后。这样九个语素都独立在句子中活动,欧洲语言中是不能想像的。

圆源 为什么说汉语没有词

说明了汉语中语素可以直接用来造句之后,还不等于已经证明汉语中没有词。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汉语中既可用词也可用语素来造句。如果这样的话,以上(员)中的汉语句子,就是用词造句的例子,而(圆)就是既用词(有和凉)又用语素(其他七个字)造句的例子。或者,为了表明汉语和欧洲语言一样也用词造句,而像现在常听到的讲法那样说:“能单说的是词,不能单说而能单用的也是词。”

为了说明有词的说法不适用于汉语,所以不能成立,可以回顾一下语言学界为汉语寻找“词”的过程。

汉语中历来没有欧洲语言中的“词”这一概念,过去用到词这字时,指的是“虚字”或“语辞”。直到近代,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同时也由于看到汉语中双音化(包括多音化,以下提到汉语双音化时均同)的趋向,中国语言学家才想到建立“词”的概念,但一直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定义,大致说来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员 欧洲语言中最有说服力的形态分析对汉语不适用,因为汉语没有变格变位等形态变化;

圆 布龙菲尔德针对较缺乏形态的英语提出的不可插入原则,也不适于汉语,因为汉语的“词”时常能够插入,例如:列了两次席,

阅了三天卷；惊而不慌，又惊又喜，不明不朗；

猎能单说的原则也试了，结果有点叫人狼狈，例如北京话中鸭是不能单说的，必须说鸭子，因此鸭是语素，不是词，鸭肉是“词”，而鸡可以单说，所以鸡是“词”，而鸡肉是“词组”。对潮涌而来新名词和商品名更其无能为力：原装超轻便携机中作为核心的机和每一个修饰语都不能单说，然而能说它是一个“词”吗？

源于是再退一步说：能单说的是“词”，不能单说而能单用的也是“词”。但绝大多数单音字都能单用，所以它们和双音和多音词一样都是“词”。

这是现在一般教科书中的说法。这样一来，等于宣称：“词”的检验标准是“能单说”，但是不能单说的也是“词”，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能单说而能单用”也算词，其他语言中不能说没有。英语中的冠词(冠词)和单音节的前置词(如：噪蚤噪)就是这样。形态复杂的俄语也有单个辅音的前置词(如：泽噪增，更是这样。但它们这些词在词汇中是个别情况，而且都附属于名词，如说它们能“单用”仅限于在它们与名词之间可以插入形容词等定语而已。况且，这些语素是否能作为词，在西方语言学界也争论不休，但因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暂且作为词处置。汉语中不同，不能单说而能单用是普遍情况，而且可以用作各种句子成分，例如(圆)中九个语素就有七个属于这类。因此，英语词的定义是：“能单说的最小音义结合体”，没有必要提“不能单说而能单用的也是词”，因为这仅是个别性有争论的情况。而汉语中就不同了，现在通行的是相提并论地说：“能单说的是词，不能单说而能单用的也是词。”

然而，一旦这样相提并论，问题就来了。因为这前后两段话是矛盾的。既然“能单说”是词的检验标准，怎么能说“不能单说”的也是词呢？这样说犯了逻辑错误。实践起来也是混乱的。如工业和计算机，现在教科书里一般都当作“词”，根据是“能单说”，然而